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前副葉二開 第一幅鈐有「乾隆御覽之寶」璽印一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封面楷書題籤「帝王道統萬年圖」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仇英筆下的華麗一族

《帝王道統萬年圖冊》鑒讀

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年）是明代中期兼善多元題材的職業畫家，故宮度藏中，標為仇英的畫作，總數多達一百六十餘組件，這其中固然包含託名的贗品，但是筆墨精彩、色彩瑰麗的佳作，亦不在少數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即是其一。

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一共有二十幅，末幅款署隸書「仇英」二字，文物編號為故畫〇〇三二五五。民國五十四年出版的《故宮書畫錄》第四冊卷八第一四〇頁，僅登錄其品名。

關於本冊圖版的發表，早期有民國六十九年出版的《故宮書畫簡輯——仇英》，該書共集結二十幅仇英的作品，其中即收錄了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的第三及第十四幅。全書以彩色印刷者，比例居半數，此二幅亦涵蓋在內，可見編者對此冊的重視。另外，

民國八十九年本院出版的《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：杜堇、周臣、唐寅、仇英》特展圖錄，亦收錄了該冊第三及第七幅。

如欲觀覽二十幅完整的黑白圖版及文字資料，可以查找民國九十二年出版的《故宮書畫圖錄》第二十二冊第二六四至二七一頁。另外，「故宮書畫典藏系統」（故宮院內網頁 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/System/index.jsp>）及「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」（故宮對外網頁 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index.htm）則均附有小幀的彩色影像。

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較近期的展出紀錄，為民國八十九年七至九月的「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」以及民國九十四年四至六月的「造型與美感——故事人物畫」。惟當時基於場地限制，僅能作部分的展示。

本文除了藉彩圖刊印全本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外，也會針對仇英工筆畫的特質及該冊中諸多細節描寫，進行鑒讀與解析，讓這套鮮少全數曝筆、寫意等多種技法，展現出豐富多姿的藝術風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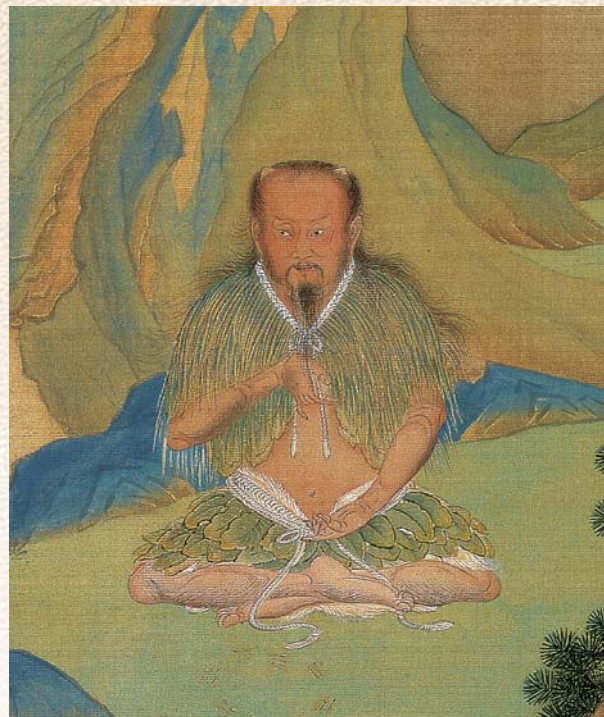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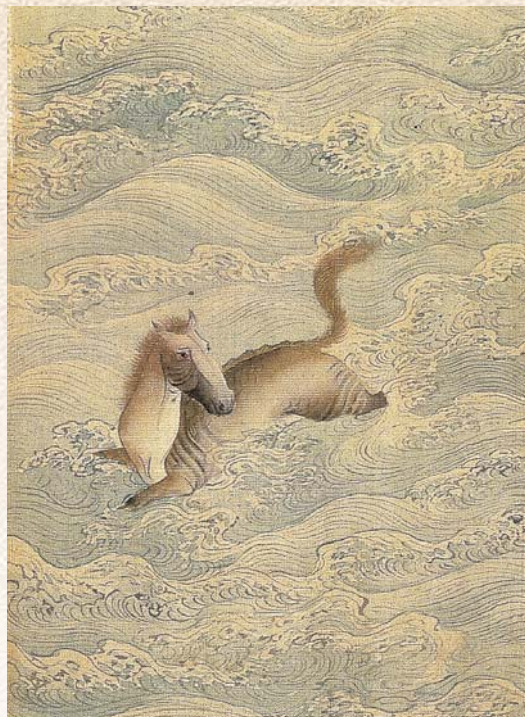
仇英最終能與沈周（一四二七—一五九〇）、文徵明、唐寅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二四）等士人畫家並列為「明四大家」，主要是因為他的作品一方面具備極度精熟的技法，同時也蘊含了典雅秀麗的文人氣質。朱謀壺（活動於十七世紀前半）《畫史會要》與唐志契（一五七九—一六五一）《繪事微言》二書，即盛讚他的工筆畫「髮翠豪金，絲丹縷素，精麗艷逸，無慚古人。」董其昌（一五五五—一六三六）於題《仙弈圖》一作中，甚至將仇英比喻成「趙伯駒後身，即文（徵明）、沈（周）亦未盡其法」。當代學者也推測，仇英的畫友如文徵明，有可能曾請其代為賦彩。至於仇英本人的作品，則因為不善書法，所以屢有請書家，如文徵明、文彭（一四九八—一五七三）、周天球（一五一四—一五九五）、項元汴等人代為落款的情形。這種畫與書合體，或者書與畫合璧的創作過程，也成為鑑賞仇英作品時饒有興味



劉芳如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冊 第二幅 神農藝穀嘗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冊 第一幅 伏羲始畫八卦 對幅 顧可學楷書題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伏羲

的研究課題。

綜觀仇英的人物畫風格，大致可歸納出白描、寫意與工筆等三種不同的面向。白描人物可舉院藏《柳塘漁艇》和《松陰琴阮》為代表，線描細膩而謹嚴，雖與李公麟（一〇四九—一一〇六）的《五馬圖》一脈相承，而益見婉約流轉。另外，《雙駿圖》、《蕉陰結夏》和《桐陰清話》等作，則屬於意筆淺設色的一型，運筆使墨極稱縱逸潑辣，線條充滿了粗細起伏的變化，取意在文人寫意與院體浙派之間。至於院藏的《漢宮春曉》、《春遊晚歸》、《東林圖》、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，以及《金谷園圖》、《桃李園圖》（京都知恩寺藏）、《桃源仙境圖》（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）、《人物故事圖冊》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等作，均為細膩工整的設色畫，其中有將人物與建築、園林結合者，也有令人物置身在山川林巒間，畫法遠承宋代的院體繪畫，展現出一派蒼翠和華麗的風致。

帝王道統萬年圖

院藏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為絹本，各幅均縱三二·五、橫三二·六公分。通冊以工筆重彩形式，描繪歷代名主事蹟。按照現今的裱裝，依序為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后稷、夏禹、夏啓、商湯（？—西元前一六四六）、商高宗武丁（？—西元前一一九二）、周文王姬昌、周武王姬發（西元前一—三四—一一一六）、周成王姬誦（西元前一—一五—一〇七九）、漢高祖劉邦（西元前二〇六—一九五）、漢文帝劉恆（西元前二〇二—一一五七）、漢光武帝劉秀（西元前六一—五七）、漢明帝劉莊（二八—七五）、唐太宗李世民（五九—九一六四九）、宋太祖趙匡胤（九二七—九七六）、宋仁宗趙禎（一〇一〇—一〇六三），共二十位主題人物。各幅中，無論是人、鳥禽、走獸、建築或背景山水，援筆成線之際，均展露出極其快捷熟練的特徵，賦色則以青綠重彩為主，間或摻用泥金鈎邊，致令畫面洋溢著鮮豔而華麗的氛圍。

追索仇英此冊的創作源頭，可從

玄黃正位 衣裳效之
 文明朴野 神化施為
 臣顧可學稽首頓首贊曰
 易繫辭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
 而化之使民宜之
 五帝紀曰帝作冕垂旒充纁為玄衣黃裳以象
 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
 文章以表貴賤又曰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
 苑囿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三幅 黃帝衣裳神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五幅 舜誕敷文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六幅 后稷稼穡有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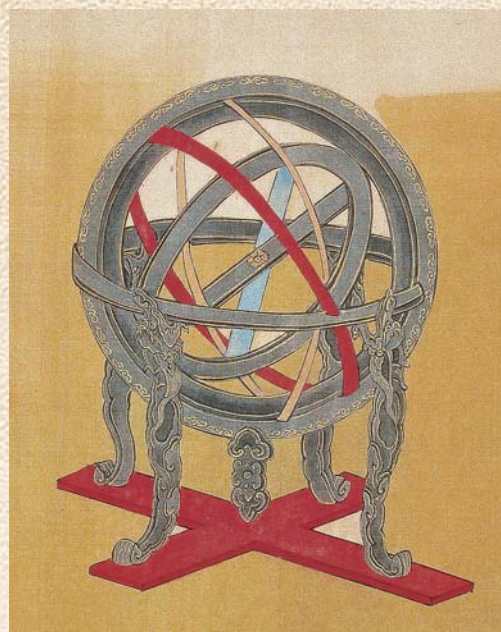
何流傳，已很難精準地爬梳其脈絡。比較可能的推斷，應是顧可學和仇英兩人都還在世的一五四〇至一五五二年間，由顧氏出資請仇英作畫，並親自書贊，完成後合裝為一冊，再進獻給明世宗。其動機無非是想藉此奉承皇帝，以求得晉身之階。

明末，汪珂玉（一五八七—一六四三後）在《珊瑚網》（一六四三）四十六卷提到：「仇實父西苑十景：徵仲首書西苑大觀，與項氏所藏帝王圖，為十洲作以進御者同一粉本也。藏吾家久矣，玉水（汪珂玉字）。」然而汪氏並沒有詳細描述

《帝王圖》的內容，倘若根據文意解讀，仇英曾經畫過兩本內容相同的《帝王圖》，一本先後為項元汴與汪珂玉家收藏，另一本則已進獻給朝廷。但後者是否即為顧可學書贊的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，雖然有高度的可能性，但在確切的證據未出現前，仍無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四幅 堯欽若敬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渾儀

明代宗朱祁鈺（一四二八—一四五七）於景泰四年（一四五三）纂成的《歷代君鑒》一書中尋得答案。因為其中「善可為法」的三十五卷裡，即有十九則記載和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內容相符，僅第六幅「后稷」未見著錄。但是《歷代君鑒》僅有文字而無圖像，由於在仇英之前，並未發現跟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畫面結構相彷彿的作品，故爾暫且推定是出自仇英的自創稿本。

本冊的每開均有對幅，亦為絹本，淺染成淡青色，縱三二·五、橫三二·八公分。各幅皆以工整的楷書題贊，由款署「臣顧可學稽首頓首贊曰」來判斷，書寫者即為顧可學。

顧可學其人，根據《明史》、《元明事類鈔》、《明實錄》、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諸書記載，顧可學乃江蘇無錫人，字與成。明孝宗弘治十八年（一五〇五）得中進士，武宗正德九年（一五一四）擢浙江參議，後因盜用官帑，遭彈劾歸，居家二十餘年。至明世宗（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在位）時，因帝篤好長生，可學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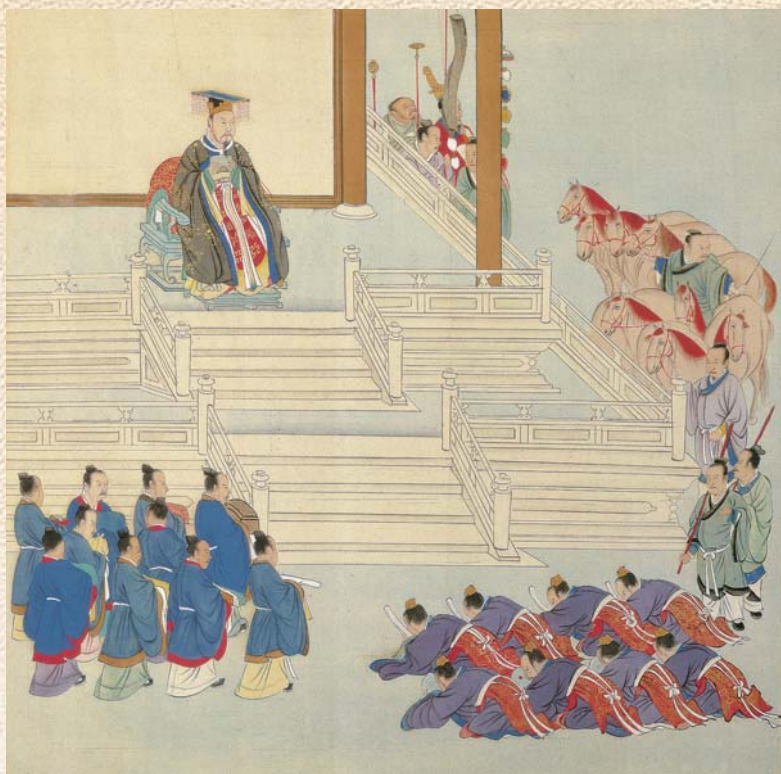
自稱能煉童男女洩（尿）為秋石，服之可以延年益壽，並藉厚金賄賂嚴嵩（一四八〇—一五六七），嵩乃代為舉薦，後竟能於嘉靖二十四年（一五四五）官拜工部尚書，旋又改任禮部尚書，加至太子太保。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六〇）卒，諡號榮禧。但此榮銜至穆宗隆慶元年（一五六七）即被追奪。張廷玉（一六七二—一七五五）等人編《明史》時，也將顧氏納入第一九五卷的「佞幸」類（意指以拍馬屁而得寵），這位仰仗方術一度躍登龍門的佞臣，終究還是落得個聲敗名裂的下場。

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並未繫年份，畫幅前有兩開副葉，各縱三二·三、橫三〇·公分，以墨地題寫「帝王道統萬年之圖」八字泥金篆書，比織錦封面上的題名標籤多了一個「之」字，應是考量文字排列的均衡效果。第一開前副葉的右上方，鈐有清高宗（一七三六—一七九五在位）的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璽，但本件並未被編入《石渠寶笈》。

此冊究竟何時被獻入宮廷，又如

文物脈絡

仇英筆下的華麗一族——《帝王道統萬年圖冊》鑒讀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八幅 夏啓鈞臺會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九幅 成湯至德祝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王訪箕陳範，曰成王卜洛定鼎，曰漢高帝過魯祀孔，曰漢文帝親耕籍田，曰漢光武詔封褒德，曰漢明帝懷遠祥應，曰唐太宗命講孝經，曰宋太祖洞開諸門，曰宋仁宗屏書無逸。」

張丑書中對此冊的排序，與今日所見唯一不同處，是《真蹟日錄》將后稷排在第十順位，而今本則為第六。檢視原畫背面裝裱所註記的編號，確實與張丑所述小異。

若再詳細觀察畫幅四緣，切邊其實並非整齊的直線，甚至有些邊緣部位的畫意也不周全，隱約顯現出曾被裱綾覆蓋過的舊痕。可見本冊目前的樣貌，至少經過了二次裱裝。原本的裝褙，裱綾應是直接搭在畫絹四邊的上方，後來重新揭裱時，匠師或許是考量想要保持畫幅的完整性，因此改採拼接的方式，刻意露出絹布邊緣。既然作品經過改裝，排序的錯位或者是刻意調整，就都有可能發生了。



第七幅 局部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第七幅 帝禹隨山刊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法完全肯定。

關於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冊更具體的記載，可見張丑（一五七七—一六四三）《真蹟日錄》（二六三六成書）所述：「仇實甫帝王道統萬年之圖，凡廿幀。其目曰伏羲始畫八卦，曰神農藝穀嘗藥，曰黃帝衣裳神話，曰帝堯欽若敬授，曰帝舜誕敷文德，曰帝禹隨山刊木，曰夏啟鈞臺會享，曰成湯至德祝網，曰高宗夢帝賁粥，曰后稷稼穡有相，曰文王惠鮮懷保，曰武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二幅 武王訪箕陳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三幅 成王卜洛定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羸弱的人物畫，筆力明顯勝出。至於坡石、岩壁的描繪，則以石青、石綠、汁綠、黃赭等色暈染，部分且佐以泥金勾線，令錯落的山巖，呈顯出重重交織、遠近分明的色階層次。

本冊中，尤其常用的布局手法，尚有藉助宮苑臺閣景，來營造皇室獨

特的富麗氣息。例如第三、五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等十三幅，俱屬此型。其中第三幅「黃帝」，畫帝與眾臣在高起的臺閣內議事，四周園囿中，不僅樹梢上有雉鳥棲息，更有鳳凰盤旋於屋脊間，甚至

左下方的土坡，還出現了一頭麒麟。上述景物，在層層雲嵐的繚繞下，吞吐著宛若仙界一般的情境。而對幅顧可學的題贊中，亦有「帝作冕垂流充續，為玄衣黃裳」、「旁觀暈翟草木之華」、「鳳凰巢於阿閣，麒麟遊於苑囿」等語，與畫幅所描繪的內容兩

本冊為了彰顯主題人物的代表事蹟，對於畫面佈局及背景的经营，均極稱用心。總計全冊當中，令人物與野外的自然景觀相結合者，共有第一、二、四、六、七、九、十五等七幅。試舉其中第二幅「神農」為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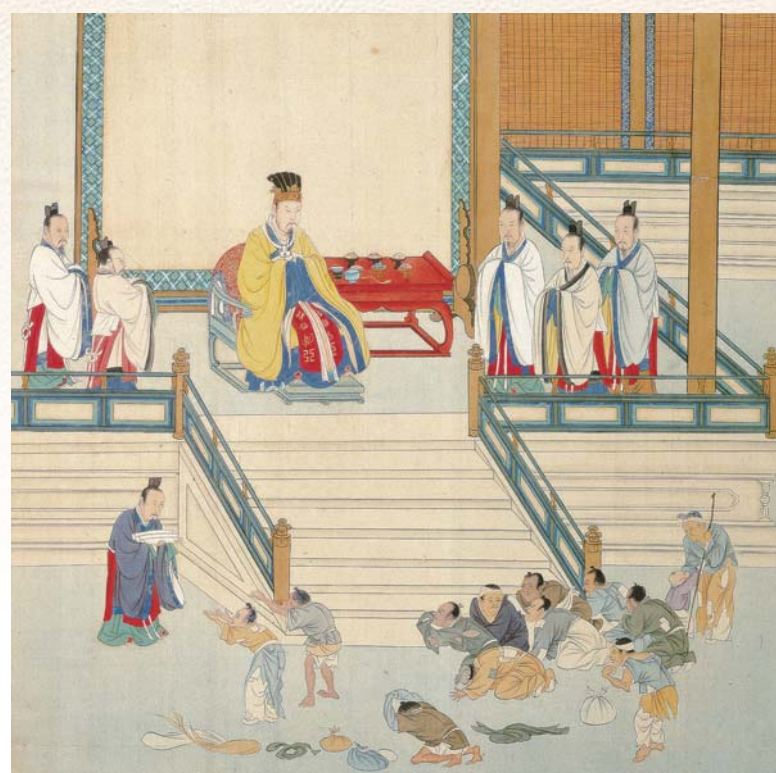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畫家將他塑造成盤坐於山光水色間嗜食百草的形象，身旁並有兩名侍從，一負簣、一捧物，另外還畫了九名荷鋤徐行的農夫，以及憩息在坡陀上的鹿群。位於前、中景的柏樹與松樹，雖然僅屬配景性質，但仍銳意表現枝樞屈曲掩映的姿態，為畫面平添

了豐富的律動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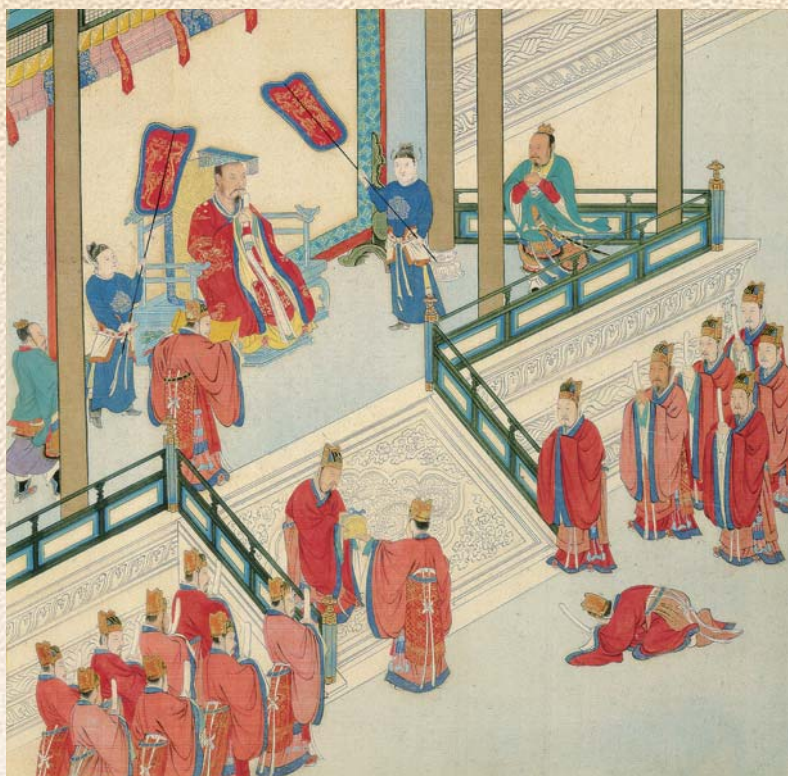
又如第七幅「夏禹」。禹的功績首在疏通河道、治理水患；本圖即是畫他指導民工開山伐木，引流入海的情景。幅中，民工們各箇袒胸露臂，奮力揮斧斫斫，形象於簡潔生動中，蘊含強健的勁道，比之明季一般漸趨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幅 高宗夢帝寶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一幅 文王惠鮮懷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六幅 漢光武詔封褒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七幅 漢明帝懷遠祥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宛如尚未畫完。筆者於撰寫《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》圖錄時，曾經經由比對仇英《漢宮春曉》卷與《人物故事圖》冊中的屏風彩繪，懷疑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可能是因為買家需求急切，所以來不及修飾細節。但是本冊既然一共畫了十二面屏風，何以畫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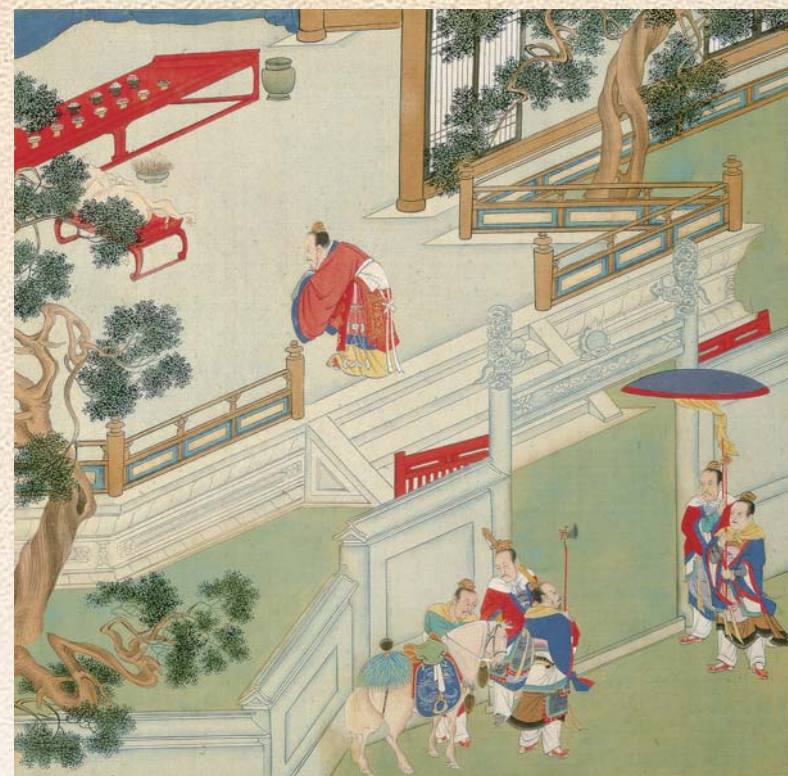
的其餘部分已大致完整，而獨獨不添加屏風內景物呢？按照前舉汪珂玉《珊瑚網》的說法，仇英畫《帝王圖》和《西苑十景》都是依據粉本而繪製的，那麼姑且不論《帝王圖》是否就是《帝王道統萬年圖》，故宮這套內容繁複的冊頁，

絕對應該預作草稿粉本。而畫家作畫的程序，很有可能是先將二十幀冊頁的線描部份勾畫出來，然後再逐步填色敷染。既然各幅畫面的建築本體及人物服飾均已完成，那麼屏風內的空白，係出自畫家刻意省略的可能性，也相對地提高。

相比對，無疑十分契合。可見整套冊頁在繪製過程裡，畫家與題贊者之間，必然有相當縝密的溝通。儘管本冊從整體上看，在在突顯了仇英極為優秀的畫技，卻偶爾也會出現一些近乎「白玉之瑕」的缺失。比方第四幅中描寫用以觀測天體位置

的「渾儀」，即為一例。渾儀從西元前四世紀開始，即已為中國所使用，現今在南京紫金山，猶遺留有明正統年間（一四三七—一四四二）的銅製渾儀。此幅中，渾儀中央的三重輪處，以及下方十字水跌的中間，有數處餘白，宛若著色猶未完成一般。而

遠方地平線穿過渾儀的位置，同樣出現類似的情況。另外，本冊有多幅表現宮殿景的畫面，如第三、五、八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幅，室內均設置了屏風，但是屏風內竟完全不施加彩繪，乍看也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四幅 漢高帝過魯祀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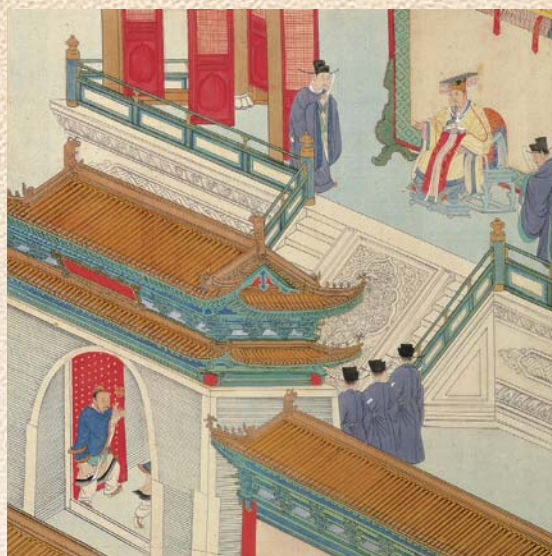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五幅 漢文帝親耕籍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二十幅 宋仁宗屏畫無逸 右下方款署「仇英」鈐「仇英之印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部分設色未竟全功，以及屏風上的留白，不施彩繪，而揣測該冊作者可能部分出自他人之手。近日因故宮施行文物盤點，得以再度獲觀本冊，經過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九幅 宋太祖洞開諸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十八幅 唐太宗命講孝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究竟是在何種情況下，得見仇英的屏書刺史、宋太祖洞開重門。若將陳書〈歷代帝王道統圖〉冊與仇英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兩相比對，陳書本少畫了夏啓、殷高宗、漢文帝、宋仁宗四人，十六幅的內容及筆描、色調亦不全然相吻合，但兩冊在構圖上無疑十分近似，可見陳書本明顯受到仇英本的影響。不過，陳書

現今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收藏了一冊〈歷代帝王道統圖〉，作者是清初的女畫家陳書（一六六〇—一七三六），著錄見《石渠寶笈》卷二十三，第四十頁。該冊共畫十六幅，於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三）冬十二月，由陳書之子刑部侍郎錢陳群（一六八六一—一七七四）進獻入宮。根據錢陳群所書的〈歷代帝王道統圖讚〉，畫的內容依序為伏羲龍馬負圖、神農遍嘗百草、黃帝畫井制畝、帝堯欽若授時、帝舜鳳儀麟舞、夏禹隨山刊木、后稷教民稼穡、成湯網解三面、殷高宗夢賈良弼、周文王發政施仁、周武王訪箕衍疇、周成王卜年定鼎、漢高帝大牢祀聖、光武錫封褒德、唐太宗屏書刺史、宋太祖洞開重門。

仇英的後人，如女兒仇珠（十六世紀後期）、女婿尤求（活動於一五四〇—一五九〇年間），亦皆善畫，院藏且藏有杜陵內史〈畫唐人詩意圖〉、〈白衣大士像〉，與尤求〈松陰博古圖〉等作，可資比較。但以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的水準言，畫者用筆的精熟度，莫不明顯勝出仇珠與尤求等仇氏風格的追隨者。

筆者於《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：杜堇、周臣、唐寅、仇英》圖錄中，一度因為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有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，亦或是曾藏於項元汴、汪珂玉家的〈帝王圖〉，而繪成〈歷代帝王道統圖〉，恐怕又是另一組懸而未解的畫史密碼了。

後記

顧可學身為明季的一介佞臣，當年，仇英受其委託繪此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冊，心情只怕相當複雜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但不管如何，他還是秉持著一貫細膩與瑰麗的個人風格，留下了完成度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這套圖冊。

詳細比對，深刻體會古人所言：「作畫難，而識畫尤難。」的眞意，乃重新修正昔日觀點，肯定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冊應即為仇英所作。

本文撰寫之前，承蒙書畫處退休前輩王耀庭、許郭瑣兩先生惠賜意見，特此申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參考資料

1. 張丑，《真蹟日錄》，《美術叢書》六集第二輯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）。
2. 汪珂玉，《珊瑚網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子部124，卷46。
3. 昌彼得等編，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64）。
4.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，《故宮書畫簡輯—仇英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0）。
5. 許郭瑣編，《仇英作品展圖錄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9）。
6. 許郭瑣，《仇英和他的繪畫藝術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73-76期，1989年4-7月。
7. 劉芳如，《明中葉人物畫四家特展：杜堇、周臣、唐寅、仇英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）。
8. 《故宮書畫圖錄》第二十二冊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3）。
9. 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，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index.htm